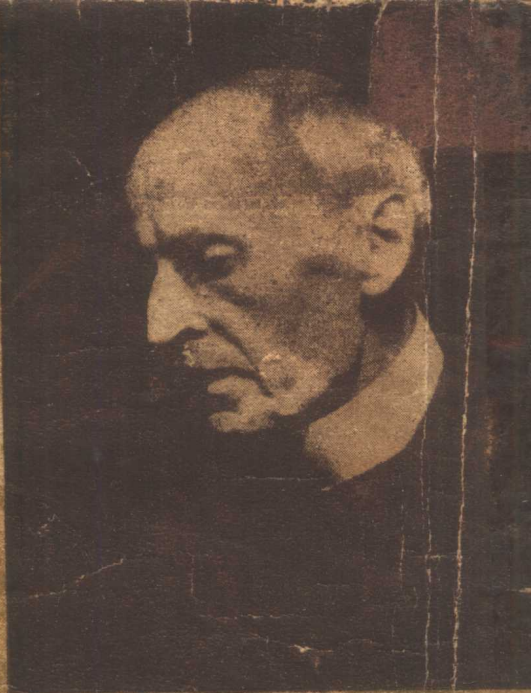


人 間 學 報

羅 曼 羅 曼 羅 曼
著 原 蘭 羅 曼 羅 曼
譯 合 雲 秋 實 陳
序 麟 華 鄧



搏鬥

人 間 學 報
行 刊

人 間 譯 纂

搏 鬥

羅 曼 茲 蘭 原 著
陳 寶 秋 雲 合 譯
邵 荃 麟 序

上

人 間 書 屋 刊 行

人 間 譯 業

搏 鬥

羅 曼 羅 曼 羅 曼
著 原 開 羅 曼 羅 曼
譯 合 雲 秋 實 陳
序 議 荃 出

上

• 權版有 •

刊 行 者 :

廣州永漢北路二四九號
電報掛號二七五五

出 期 :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一九五一年十月再版

定 價 :

一〇、〇〇〇元

印 刷 者 :

中 英 印 刷 廠

廣州市西關路五十五號

編號 206 (印數) 5,001—8,500 (頁數) 265

代序

邵荃麟

——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的道路

近年來羅曼羅蘭的鉅著「約翰·克立斯朵夫」在中國知識份子中間所產生的強烈影響，我想是超過任何其他西洋文學的。這情形是很自然的。在法西斯獨裁統治之下，蔣管區人民失去了一切精神與物質自由；恐怖，屠殺，虛偽，欺詐，支配着一切。不甘墮落的知識份子，經驗着難以忍耐的精神苦悶，與物質生活的壓迫，他們要求有一種足以衝破這沉濁氣氛的力量，一種強大的生命力，而「約翰·克立斯朵夫」恰恰是給予了這樣一種鼓舞的力量，一種大勇者的戰鬥精神，自然他立刻為精神飢渴的知識份子熱烈歡迎。「約翰·克立斯朵夫」的中心思想，是在於指出生命的意義即是不歇止的戰鬥；生命的力量是從這樣的戰鬥中強大，真理也是通過這樣戰鬥而取得，對於知識份子，這不見得是無益的，因為離開鬥爭，我們將是一無所得。然而，這裏却不能不有一個更重要的條件，即是這樣的戰鬥，如果不是和廣大人民力量相結合，不是和社會實際鬥爭相

結合，不是從個人主義中間掙脫開來而投身於集體主義的戰鬥，那末這戰鬥的意義是無望的。而約翰·克立斯朵夫則恰恰是個人主義的戰鬥者，並且是這樣一個戰鬥的最高典範，他是初期和中期羅曼羅蘭的英雄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的化身。在十九世紀末，這種思想是有它燦爛的光芒的，但是它是無法戰勝二十世紀這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巨大敵人，展開在這個世紀的，是一個具有世界範圍的一切勞動階級及帝國主義的殊死惡戰；只有新興階級的力量才能擊敗那腐爛階級的力量。因此，約翰·克立斯朵夫是失敗了，他死了，他是痛苦的。當他臨死的時候說：「我戰鬥了，苦惱了，流浪了，創造了，什麼時候又要爲戰鬥而復活罷！」是的，克立斯朵夫終於復活了，他是復活在集體主義的戰鬥中間。克立斯朵夫的戰鬥精神，在後來三十年的羅曼羅蘭身上繼續發展着，在他參加社會實際鬥爭中間發展着；在反戰反法西斯運動中，羅曼羅蘭終於和世界無產階級結合起來了。他從一個唯心主義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從個人主義世界中掙扎出來，投向勞動大眾的戰鬥陣營。「從巴黎到莫斯科，我走了七十年，這道路是多麼悠長而艱辛呵！」是的，羅曼羅蘭一生戰鬥的道路是悠長而艱辛的。從個人主義而突向集體主義的世界，這在知識份子是個艱辛的過程。羅曼羅蘭在一九三一年撰文向高爾基致敬時，寫着：「十五年之內，他們（指知識份子）中間的最優秀分子，終不能離開個人主義的盲巷。他們做到了「與世隔絕」，只聽從

自己的良心，和這同一個良心說的話。而且「事實上，我們的優點也是我們的弱點」。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能够在一起，各闢獨立性，大家都無能爲力。而寫這幾行文字下來的人，自身即是最好的例子。一九一四年戰爭初起，我投出了「超乎戰爭」的喊聲。我在戰敗者的苦澀的傲慢中間寫道：「我並不是爲了說服歐洲而寫作，我是爲了寬慰我的良心。」——我那時並沒有一個可以讓我們生根的堅固的土地。「精神獨立宣言」，僅是一九一七年所理解，而用我的署名發出的。一個呼籲。它是一枝綠色枝葉向着天空的樹木，可是它的根却完全遠離了土地，如果我們不能把它移植在全人類中間，在勞動人民的黑土壤中間，它必然會死亡。」

這是一個知識份子的痛苦而誠摯的自白，而且是一個偉大的真理。對於羅曼羅蘭，我們是應該去認識他這艱苦的思想發展歷程——從舊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人道主義而走向社會主義的歷程。這對於我們是更爲重要的。如果說「約翰·克立斯朵夫」曾經給予我們啓示，那麼羅曼羅蘭的後期思想將給予我們十倍更爲重要的；而且也只有認識他後期的思想，才能使我們對這偉大的思想家和戰鬥者，獲得較爲完整的理解。如果只是停頓在克立斯朵夫的思想階段上而不前進，或是同樣要在個人主義的盲巷中去作無謂摸索而自以爲找到了唯一正確的道路，我以爲這對於「約翰·克立斯朵夫」的作者，並不能算是一個最忠實的讀者罷。

羅曼羅蘭後期的思想，在論文方面的表現在他「戰鬥十五年」和「與過去告別」一些集子裏，可惜我們今天還沒有完整的譯本。而在作品方面，主要就是繼「約翰·克立斯多夫」以後的六卷巨著「迷人的靈魂」(The enchanted soul)。這一卷小說，包括「安耐蒂與賽爾維」「夏天」「母與子」「世界的死亡」「搏鬥」和「維亞·撒格刺」，規模之宏，可以說不啻於「約翰·克立斯朵夫」。但是他却是「約翰·克立斯朵夫」的一個發展。作者在這部作品中間清算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書中的主人安耐蒂，一個女性的戰鬥者，可以說是克立斯朵夫在集體戰鬥中的復活。我相信從克立斯朵夫到安耐蒂，這裏是反映了羅曼羅蘭七十年來思想的發展。和作者自己一樣，安耐蒂是個經過了一生苦鬥而最後投向集體主義的一個女性。這部作品大概是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間經過了一個相當時期寫成的，這是羅曼羅蘭思想矛盾最劇烈的時期。

我很久以前，從一本外國的刊物上，知道這部書的內容和梗概，我多方找尋這本書，甚至向法國大使館去探問，但是沒有一處能找到。以後，在滬港各書店裏也同樣找不到，連各外國出版公司的目錄上也不見。爲什麼這巨著沒有人翻印呢？我所能作的解釋，只是在法國淪陷時期，這樣的書是必然禁止的，而英美一般書商大概也不願意印這種批判自由主義與宣傳共產主義的作品吧？但是最近忽然一個朋友從舊書攤上買到它的第五卷「搏鬥」上下冊的英譯本。這消息使我興

術。我借來讀了。這書是倫敦出版的，翻譯者是法國人 *Amalia de Alberti*，是在一九三五年印的，那末戰前香港該已經有這書了。

我既然沒有讀過全書，只有這第五卷，照理說是沒有資格來介紹的。但我因為曾經知道他的一些梗概，所以，讀起來還能摸到前後的一些線索，而且它各卷有一獨立書名，多少還是可以獨立起來讀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以為這卷「博鬥」恐怕是全書中最重要的一卷。因為關於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清算是從這一卷開始，而矛盾的頂點和結局也都在這一卷。作者在這卷裏替我們指出了知識份子與勞動大眾結合的道路。這對我們是有重大意義的。我應該承認，我是被這書所感動了。我近於性急地來介紹它，也許是受了這激動情緒所催迫，但是無論如何，我想即使這樣粗略而不完整的介紹，也不是沒有意義吧。

關於以前各卷的梗概，我只能依據過去從什誌上看到過的敘述，極其簡單地來介紹幾句：主人翁安耐蒂（*Annette*）是個非常善良而堅強的資產階級女性，她渴求獨立的人格和精神上的自由。她是一個最完整的自由主義的典型。她首先企圖在她的戀愛與婚姻生活上來實現她所追求的理想，她一個叫勃立梭脫的男子結婚了，但結婚以後，證明她是完全失敗了。真正的精神獨立，在他們這個社會中大概是不會有的。她變得非常痛苦，矛盾愈來愈烈，最後終於離婚。但是她

已經有了一個孩子，叫做馬克，即是第五卷「搏鬥」中的主人公。她全心全力來撫養這個孩子，她企圖以她的理想來鑄鑄自己的兒子，從將來兒子上來獲得她的勝利。這中間，她又經過一些戀愛，但同樣是失敗了。於是她把全部的愛，都寄托在兒子身上。兒子馬克長大了，是和她一樣的善良和堅強，賦有她同樣的理想和精神。他們極端憎惡這虛偽而殘酷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他們都是自由主義與人道主義思想的最忠誠的支持者，他們憎惡暴力，憎惡對自由的干涉。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起來了，這家庭自然要受到戰爭的迫害。安耐蒂和她兒子馬克成為激烈的反戰者，戰爭使他們更加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憎惡，但是他們也不贊成蘇聯的革命，因為它是暴力的，是無產階級的專政。因此他們在一種矛盾中間感到痛苦與無力。後來馬克和一個斯拉夫女子亞茜雅由戀愛而結婚了。亞茜雅也是一個強烈的個人自由主義者。但是她熱情而勇敢，比較馬克更勇於去正視現實。第五卷的開始，他倆止是在狂熱的蜜月之中。

青年夫婦沉溺在愛情的狂醉之中。「蜜月像太陽似的發光」，他們不僅吮吸了春天的花蜜，而且過早地吮吸了夏天的花汁。成日成夜他們像瘋狂的小鳥似的擁抱在一起。母親安耐蒂却為他們擔憂了。她是經驗過來的人，她警告他們不要把火燄一下就燃完了：「節省一點你們的火燄吧」。青年夫婦是不會理會的，但是安耐蒂的擔憂是對的。不久以後，「一天天過去，火燄熄滅

了，天空變得陰暗了」。他們中間漸漸彼此感到一種逐漸擴大的空虛，一種精神上的矛盾。自然他們仍是相愛的，但是當情慾的火燄燃完，思想上實質的矛盾逐漸的顯露出來了。他們兩個都是強烈的個人主義者，靈魂裏都有自己堅硬的核心，正如亞茜雅說：「我的肉體，我的心都是你的；……但是靈魂呢，不！靈魂是我自己的！」根本上，這種矛盾是從個人主義來的。安耐蒂是預知這思想的危機——正因為他們的天性是相似的，每個人都沿着同一道路底不同行跡，走着自己的路，他們都來到同樣的難關。安耐蒂一生中無形的宗教就是她崇高的個人主義，但是在現實中間，她不能不感到矛盾。她曾經把這個人主義注入於馬克的血液之中，同樣的這不能使他的生活得到安慰。馬克拒絕把他自己的思想囚禁在任何文件中間，他覺得那些什麼主義——唯物主義，社會主義，唯心主義，共產主義之間的爭論，與他有什麼相干呢？那些都是「鎖着鍊子的狗項圈」罷了。

亞茜雅同樣是要逃開一切鎖鍊，一切囚牆，一切足以束縛他的東西，過份要保護她的自我，而結果却是喪失了自我，宛如溢出的狂流，泛濫於田野之中，反而失去它的流勢了。而馬克又怎樣能作爲這泛濫狂流的河床呢？

「她和他都想來認識出他們之間是存在着好像羅馬神話中間的兩面神似的一身兩頭的個人主

義，把他們隔離着。自我，自我！這是生命的本能。它永遠是飢渴的。它必須被餵飼……「以你來餵飼我，我要成爲你。成爲你呢？還是佔有你呢？……這兩面神不是背對背，而是口對口的，兩個都是吮吸者，誰將吞食誰呢？橙子是既硬而且苦，它不是抵抗，便是柔化，於是被吮吸乾了，而還有什麼剩下來足以療我飢渴呢？那橙皮嗎？我扔掉它，而不久我又感到孤寂和飢渴了。」

這就是兩個人中間矛盾的精神狀態。亞茜雅是比馬克更堅強而且敏感的，她不能爲了馬克犧牲自我。但是這時她有了孩子，這孩子出世等於把一條鎖鍊釘在他和她的身上了。這對於亞茜雅是個很大苦惱。「我將爲他而犧牲我的自由嗎？不！這是太苛的要求了！」

但是自由又是什麼呢？她有了自由又怎樣呢？她怎樣去佔有自由呢？這對她仍是一個苦悶，這不僅是發生在她和他之間的矛盾，而更主要的是社會和生活的矛盾。亞茜雅是在一家出版社當俄文翻譯，還爲一家出口公司担任商業文件的翻譯和打字。馬克則在一家無線電公司工作。他們都是所謂自由主義者，但是自由主義在大戰以後，早已破碎無遺了。所謂自由，只有在資本家飼養下纔有你的自由。「在那些驕傲的智識份子與老板（老板是變換的，但奴僕是不變的）之間，訂下了一個嚴格的契約，有如那些管理家畜的契約。一切自由只有在你的受雇和我們的畜場

的範圍以內，不許超越到這以外去！遵守這件條款，我們使你胖。……而他們就這樣養成了習慣，甚至不再想到外面去了。」

作者在這裏猛烈地抨擊了那些投降的，墮落的知識份子和那些虛偽的民主。「我們在這個時代，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君子們，知識份子同着他們高貴的德謨克拉西意識形態底聖餐，已經在扮演賣淫婦的角色了。在沒落的專制主義時代，專制主義使它自己賣淫，我們不管，我們說：掘你自己的墳墓吧！而現在，在我們的田野上，也在腐爛，也在出賣自己了。精神獨立——那是我們發光的言語，作為泉源的言語，偉大的個人主義是從它取得本質，……而現在這個精神獨立，它到那兒去了呢？最了不起的也不過是玩弄一些對政府作憲法上的反對把戲而已，而還能保留這個，也無非是爲了在喪失它以前表示繼續和認可來承擔這份遺產罷了。他們成爲那樣善於在思想的妥協中間游泳，有時是紅黑不分，左右莫辨，一切都混雜着，議會中間和議會以外的黨派，多少都是曖昧不清的。」

而通過馬克，更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謂民主與文化的特質：

「這些年輕知識份子和騙子們把意識形態和商業來合夥開店。昨天在戰爭中間，是民族，拉丁文化；今天又是歐洲的和平，自然也還有自由。這是商品的交換啊！誰要自由，就必須要有

錢。而誰需要錢，就必須賣掉他的自由；馬克是抗議着這種墮落。他決心維護他精神的自由。安耐蒂鼓勵他，可是亞茜雅却諷笑他：

「你的精神自由對你有什麼用處呢？」

亞茜雅是比他看得更清楚的，她是更坦白而勇敢的，她看出這樣個人主義的自由是不可能了。她知道必須從實際行動中去鬥爭。一段對話中間，顯出了兩個人的性格。亞茜雅說：「我要把我的腳踏到地上去運動。熱也罷，冷也罷，這有什麼相干？我要使我的腳溫暖——走路，奔跑和行動。」

「好呀，我們不能一起行動嗎？」

「是的，但是怎樣行動呢？你能幹什麼呢？」

他太清楚知道自己的無力，但是他企圖辯釋：

「我們什麼都可以幹呢，我們是自由的。」

「只有在牢牆裏散步的自由吧。別胡說了！你是很明白知道自由是囚禁在集中營裏，沒有出
口的——」

「那末你呢，亞茜雅？」

「不是我。我也不知道怎樣？但自由或不自由，我要衝出去。」

「自由是在外面，任你喜歡叫它什麼名字都可以！我告訴你一句話，我要這東西。」她又說。「要衝出去！」要行動，這是亞茜雅所企求的，她實際上已經在內心中間，否定了他個人主義的自由。羅曼羅蘭在這裏辛辣地諷刺了那些「知識的鳳凰」，這些英雄們唯一的精神自由就是不結果實：「信仰而無行動」。自然，馬克並不是滿足於這種葬儀式的自由的。「他唾棄它。除了那些行動的人，是沒有精神，也沒有生命可言的！但是那樣的人在哪裏呢？他們怎麼能够在衆人俯首屈身的準繩之下昂然直立呢？破壞那準繩，在屋頂上打破一個洞罷！你一個人單獨是不能幹的！你的腦壳會碰得稀爛。你必須和其他反叛者聯合起來，但是要聯合就要受約束，就得接受那些參加的黨派底紀律與主義，馬克拒絕這個。」

這就是他思想矛盾的焦點。個人主義的思想阻礙了他去實踐。而亞茜雅的態度却不同。她要求「行動第一」，這也就是構成他們兩個人的矛盾內在因素。亞茜雅分明是感到了時代氣氛，暴力行動的氣氛，這氣氛是從舊世界各部分在起來了。由於她平民社會出身的本性，她的斯拉夫血族的關係，使她傾向於蘇聯的革命。馬克看出她向着這斜坡在滾下去，他想拉住她。他自己是不敢向這斜坡望一眼的，蘇聯使他暈眩。他以為應該採取其他的行動，例如說話或寫文章。但是這是很

有限的。他即使使用來戰鬥，他也印不出什麼來，只是一些沒有什麼反響的短文而已。他被囚禁在個人主義的牢籠裏。他唯一的光明只是從頂上的天空照下來的光亮。自然他需要一個能夠看見生活世界的窗子，他要從這窗子跳出去，但是跳吧，假如他爬到窗沿上，她會立刻比他更先跳下去的。他知道她所要求於他的是什麼，在等待着什麼，然而他不能有決心。那窗子底下是他所厭棄的暴力。「現在的革命是軍事化的，紀律伸展到每一個事物，行動，寫作和思想，甚至哲學與科學都在受鐵刀斧頭的新式僧侶所統治。馬克是反對偶像的。他不能明白精神領域內的感情。我的精神是我自己的，誰也不能去碰觸它。」

這一對矛盾的夫婦就這樣生活着，經歷着矛盾的痛苦。自然另一方面亞茜雅是愛馬克的，但思想問題橫亘在他們中間。後來亞茜雅到蘇聯駐巴黎的商業代表團去工作了，在這裏她更進一步認識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她被它所感動和吸引了。「在東方一個新的上帝重新誕生了！這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斯主義者，唯物論與無神論青年們，帶着嚴肅的歡欣在犧牲自己爲着人類的幸福與社會福利！」馬克企圖阻止她去做這工作，她毅然地回答說：「不，我是自由的……」

在蘇聯代表團裏，她認識了一個蘇聯秘密工作人員狄多。他注意到亞茜雅的內心矛盾。有一天他突然找她談話。他率直的態度使她感到狼狽，他單刀直入的指出她的心事：「你要跟我們在

一起，你已經跟我們在一起了。」她被這話征服了。但是她仍然努力抗拒着。她說：「我不能接受任何羈束，我寧死不願犧牲我的獨立，爲了維護它，我已經犧牲一切了。」接着又談到了她的丈夫，狄多還進一步說：「讓我們毫無保留的說罷，我們有權利來考察一切對我們有利的事情，還無需戴起眼鏡，就可以看出你和他並不是生來拖拉同一輛車子的，我並沒有攻擊你的伙伴。他有，或許有各種德性，但這些德性不是你的。你是從車桿中間昂立起來了，你是對的。」

亞茜雅爲馬克辯解着，說他是個心靈比她更勇敢的人，他的頭腦是被過多的西歐觀念所充滿了，這妨礙他進步，他需要時間，是會使他解放的。

「我們沒有時間，」狄多說，「讓他自己去決定，否則就是你替他決定。把他帶到我們這邊來，或者把他拋掉，這不是少年哈姆雷特停留在墳墓旁邊的時代了。」「行或者不行」，那些不願意行的人，讓他埋葬吧。把他從洞裏拉出來，否則就是推他進去。但是首先，你自己要跳出來……

「鞋子太緊會使腳痛的，讓他去痛，我說的是真話。你私人的歷史是不能和我們所寫的歷史相比的。一個人肚子餓了，讓他去吃飯，讓他去保持安靜。這只是一個肚子的事，沒有別的。而我們要爲整個人類服務，千百萬人民不僅在麵包上與愛情上挨着飢餓，而且在光明上與自由上挨着飢餓啊。」

「你們也敢談自由嗎？你們！」亞茜雅抗議着。

「我們，我們敢。那些沒有力量單獨爬向自由的人，我們用力拉他起來。我們要把你拉起來！」

「不！」她把門猛力一關，出去了。

但是她實際上是完全接受了。當天晚上，她就以狄多的觀點，去和馬克辯論關於甘地的非暴力主義。而另一面一種矛盾的心理，她竭力使自己不去接近狄多，但是她心裏却抑不住要去找他。她是被他所吸引所征服了。過幾天，她終於又去找他談話，他們在一家咖啡店裏一直談到晚上九點鐘。這是一向所沒有的事。當她沾染着一身俄國烟草的氣味回家的時候，馬克發現她是跟另外的男子在一起。他生氣了。他們口角了一場，馬克終夜留在客廳裏沒有進房。到了明天亞茜雅帶着追悔的心情想跟他去和好，但是馬克已經賭氣出去了。她等着他不回來，自己也走到街上。她不知不覺又走到蘇聯代表團去了。狄多這天是要離開巴黎回國去。她送他到寓所——一間污陋的小室裏，替他收拾行李，這時候他們兩個忽然發生愛的關係了。這是來得那麼突然，亞茜雅完全陷於可怕的迷亂中間。當他們分別的時候，狄多對她說：「把你丈夫帶到我們中間來罷！我期望他和期望着你，他是在找尋他的道路，他迷失了道路是一種悲哀，你是知道路了！指示着他，